

现代人如何

破生死关

熊兵

滚滚红尘中的现代人,被经济竞争的浪潮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所驱迫,大概难得有几个人能像佛家圣人那样一生不染,得大自在。然而,面对种种社会弊病和内心冲突,若能略为考虑一下生死问题,一览佛家的生死轮回之说,大概会有所启发,对个人的心理卫生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当是不无裨益。

生从何来,死向何去?这一亘古之谜,折磨着一代代人。对它的破解,不仅关涉人们认识自己的求知欲之满足,而且是极其现实地关系着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人类文明进展路线的根本性问题。

每个人人生之舟的航向,由其人生观所决定。人生观依对人存在的理性审视而建立。人是怎样一种存在?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与他人、社会、自然界有什么关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答案,必须弄清人生死的真相。生死观,于是便成人生观建立的基石。

自古以来,基于对生死问题的认识不同,人们所持的人生观也形形色色。若就各类人生观建立的基点——生死观而言,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是灵魂不死或轮回转世说,将人生只看作无始无终的精神进程中的一个小片断;二是人死断灭论,认定人一死永灭,无来生后世;三是中立论,认为死后如何不可能悉知,不作断言,存而不论。各种人生观,无不依此三说而立。

依灵魂不死或轮回转世说,建立有多种

宗教人生观,及西欧古典的毕达哥拉斯派、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葛派等哲学家的人生观,长期以来被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发生过最为重要的社会教化作用。此类人生观,多着重精神、灵性,强调道德修养,教人行善积德、仁慈忍让,倡导节欲、禁欲,追求超越性的价值,甚至以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为获得来世永恒幸福的代价。以之教化社会,显然有利于培植人性的正面,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道德品位,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抑制人性阴暗面,减少堕落腐化等丑恶现象。此类人生观,植根于人内心深处解除苦难、超越现实、趋向真善美和无限的宗教需求,易于获得多数人的深心信受,给人们提供了有效地解除死亡焦虑、减轻人生痛苦的解毒剂、镇痛剂,能有效地发挥社会教化的正面作用。其负面的、消极的作用或副作用,是可能使人忽视物质生活的改善,忽视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变革,成为人类社会长期淹留于中世纪的重要原因。其极端,则能导致一些人以无益的苦行甚至自杀献身等方式换取来世幸福。

依人死断灭论,可建立三种人生观:一种是进取主义人生观,从珍惜人生只有一次出发,主张积极发挥人的能力以创造人生价值,或立德立功立言以成不朽,或自我实现,或以赤诚奉献,为人类谋福利,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汇入无限的精神价值。第二种是自然主义人生观,主张顺应生死之自然,乐天安命,诸事达观,不以物累己,全性保真,安然渡过一生。这两种人生观,尤其是前一种,对社会进

步自能起积极作用,虽然不足以使人真正解除死亡焦虑、满足宗教需求,亦足为积极人生的精神支柱,但这两种人生观,都只有少数道德、智慧素质皆属上等的人,才堪以接受坚持。它们不足以有力地抵制人性的阴暗面,缺乏医治人生难免的挫折失败等伤痛的效力,因而缺乏长期维持社会较高道德水平的足够力量。至于其三,自然主义人生观,顺人天性,则易于顺人欲而向下堕入纵欲主义,如中国先秦的杨朱之流。

依第三种中立的生死观,可以建立如儒家、道家等的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尚堪作哲人智士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对生死之谜无肯定的解答,存而不论,终难以有效地解除人们的死亡焦虑,其社会教化的效力有限。对生死问题存而不论,终究是怯弱无能的表现,何况这种生死观,也很容易成为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安立的基础,从自然主义到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只是一步之差。

近几百年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片面发展物质文明、宗教贬值,建立于依不究竟的科学知识推断的人死断灭论基础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泛滥,使人性的阴暗面恶性孳长,加剧了剥削压榨、殖民掠夺、阶级斗争、世界大战,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酝酿着令全人类毁灭于一旦的劫难,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很多,但人的精神境界并未相应提高,人生痛苦、社会弊病并未减轻多少。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自我迷失,有物质愈文明、精神愈萎缩、人越来越不像人之势,引起了东西方文化精英们的深深忧患。当反思这段文明历程时,应反省到它的诸种弊病产生的根源——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方面的失误,重温古哲遗训,发扬传统的正面人生观的精华,依据对科学成果和社会问题的冷静考察,重建正确人生观主导下的新型精神文明。

就发扬传统、继承遗产,重建精神文明而言,佛教的人生观尤其是生死观,无疑有其宝贵价值。王雷泉先生说得好:“佛教不仅是个

人的精神家园,而且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公园。”这个公园里有许多值得观光和领会的东西,而最重要的便是在中国社会影响深广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

佛教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基础的生死观,大体属本文所说第一类生死观,当然具有此类生死观基础上建立的重精神、道德、超越性价值的人性观所具有的正面的教化作用。但佛教生死轮回说与其它同类生死观颇具质的不同,独具重理性、重实证、可以避免消极作用的特质:佛法坚持以朴素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缘起,观察生命现象,并将理性思辩与由瑜伽禅定开发的超理性的智慧直观相结合,提倡中道的生死轮回观,将众生的存在看作一非断非常的、无穷无尽的活动、创造进程。非断,谓从来五蕴(身心)、业果即生即灭而又相继不断,人非一死永灭,而有前生后世;非常,谓无常一自宰的自我、灵魂出入生死,说人死非断,作善作恶必自食其果报,督促人们为自己今生后世的利益而力行众善,自可避免依人死断灭论建立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等负面人生观扬恶抑善的弊端。说人生非常,众生所执身心名利权位等非实常自我,以针治孳生一切丑恶社会现象的病根——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私有观念,引导人们无私奉献以体认真正自我,可以净化人心,祥和社會。佛法说生死轮回,终以珍惜人生、劝人善度此生为落脚点,佛经中多处强调“人身难得”,指出人有聪明、勇猛强记、意志力强、富创造性等可贵的长处,今生现世是决定后世乃至究竟的利乐之关键,人应极度珍惜此生,充分发挥自身之所长,创造有益于自他今生、后世乃至永恒幸福的人生价值。佛家理想的永恒幸福“涅槃”常被认为在死后的彼岸世界,实际上是以现世的“现法乐”(幸福安乐)为本,相当重视现实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教诫在家信徒如法精勤劳动,获取财富,号召行菩萨道者掌握各种工巧技艺为众生谋福利。这使佛法具有进取主义人生观的积极作用。佛家轮回说对生死真相有明晰之

揭示,理论论析简明深彻,并具可验证性,近今的心灵学、人体科学、死亡学等研究,不断为其提供着证据,使它堪作能有效解除死亡焦虑,实现永恒幸福之本性趋求的安身立命为本。

对于畸重发达物质生活,因过度的七情六欲导致弊病丛生的现代社会来说,佛家生死观、人生观,是一种有效的解毒剂、清凉剂。世间学说中,对人生的缺陷揭露最深彻,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批判最力者,当推佛学;对人生的价值给予最高肯定,对人生应有的目标树得最高者,也当推佛学。佛学揭露说:世人贪着追求的种种幸福,如饮食男女、犬马声色之乐、天伦之乐、艺术

之乐等,无不以无常为其本性,从本质上看来其实是苦,更可悲的是自认为能受乐的主体自我,也是无常变灭、无可以牢牢把捉不失的实体,找不着一个承受诸乐的坚实主体,乐又有何意义?仅以此无常之乐为人生目的,与动物有区别?若孜孜贪求不得而忧苦,或为求此等无常之乐,被声色货利所惑,贪盗淫刹,造诸恶业,更是自误误人,枉过了宝贵的人生。有智者当正视人生现实,畏生死苦,深信因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起码做一个像人的人,净化自心,提高精神境界、道德品位,获得真常的法乐、智慧明耀之乐、利他救苦之乐,乃至永恒幸福、自由无碍的涅槃之乐。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首发

赵朴初先生代表中国佛协赠款十万元

1995年3月10日上午,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内春光融融,《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首发式在这里举行。费孝通、王兆国、赵朴初、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国家领导人,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文化界、佛教界、藏学界等各界人士与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会议讲话中对《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的整理出版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此一盛举使汉、藏文《中华大藏经》珠联璧合,成为世界上最完备的《中华大藏经》,这是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赵朴老代表中国佛协当场赠款10万元,作资助《中华大藏经》出版之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接受赠款,并向赵朴老敬献了哈达。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也发表讲话,表示祝贺。

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

两部分。《甘珠尔》包括经律论三藏和四续部,据称均为释迦牟尼亲传,主要是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主要是历代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疏和论著,其中包含较多哲学、文学、艺术、语言、天文、历算、医药、工艺、建筑等方面的典籍。

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洛桑先生介绍,198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始组织、整理出版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是对原文进行文字异同的对勘,即以一种善本为底本,与其他版本逐句对勘,只勘出不同版本中文字的异同及字句的错落,不加任何按断,校勘记附于各卷之后。一编在手,众版皆备,既可作学术研究的资料,又可为寺庙佛事之用。洛桑先生强调,对勘、出版藏文《中华大藏经》充分证明党和政府重视继承和发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